



内容摘要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她一生勤奋，执笔时间长达80年，执教达50多个春秋，出版著作50余部，被誉为现代文坛上的“常青树”。苏雪林一生跨越两个世纪，经历了一百零二年的风风雨雨，曲折的生活道路影响着她的思想历程，进而使她成为一位性格复杂的作家。

苏雪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家，她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在解放后移居台湾。在她的身上有明显的“守”与“叛”的特点，“守”表现在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珍视和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依从；“叛”则表现在敢于争取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她对婚姻的态度和选择经历由叛逆到妥协、放弃个人选择的过程；她对天主教的皈依也经历了一番思想上的矛盾挣扎；她受五四“理性”主义的影响，却在学术批评和对鲁迅的态度上，表现出情感偏执的特点；她早期的散文表现了女性阴柔和富于童心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苏雪林的思想风格更呈现出的是“尚武”的一面。

可以看出，苏雪林行事风格和道德立场是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的，探究其原因，包括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的性格等。苏雪林虽然出生在浙江瑞安，却始终生活在她那个正统的徽州家庭文化氛围之中，从小就受到浓郁的徽州文化的熏陶，而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她形成了很强的思维定势而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思维框架。另一方面，在“五四”运动开始那一年苏雪林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上学，她亲身感受到一切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她的文化品格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和热爱而又对新文化充满憧憬，代表了新旧交替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而苏雪林对事业执著勇敢追求的一生和她所遭遇到的困境及超越，也提供我们省思和学习的地方。

关键词：苏雪林； 文化品格； 矛盾



Abstract

Su Xuelin, one of the outstanding writer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evergreen tree in this field. During her 80 years of writing she has published about 50 works, and meanwhile, she also has devoted herself to the education for as long as 50 years. Therefore, the unique experience formed the writing style of her own in literature. Su Xuelin was born in 1897 and died in 1999. The two centuries' experience and the ups and downs in life influenced her so much in shaping her complicated character.

Actually, Su Xuelin is more than a writer. And one can easily find two contrary aspects in her character. One is that she shows great respects towards Confucian thoughts and moral principles. The other is that she shows great hatred towards the feudal society and feudal patriarchal domination as well as her pursuit to anti-traditional thoughts. She used sharp words to be against Lu Xun. And she has been supporting the KMT government in her life and migrated to Taiwan after China's liberation. Her attitudes towards marriage changed a lot---from rebelling to compromise, and finally giving up her own rights. Meanwhile, her convert to Christian also underwent intensely struggle in her mind. Su Xuelin adhered to the rationalism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however, she still criticized Lu Xun's work sharply. The essay in her early days reflects the gentleness of female and childlike innocence. But later her work shows more about her martialism.

So, it is clear that Su Xuelin's principles of living are different from her contemporary female colleagues. The reasons for that include family influenc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social condition and her character itself, etc. Although she was born in RunAn, Zhejiang province of China, her growing experience still remained in the orthodox family in Hui Zhou, where influenced her strongly. And it was this experience that shaped her thoughts with Confucian culture in her mind deeply.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she went to Beijing to study, and experienced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by her own. Her works represent the attitudes of th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that they were still attracted by and loved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at they showed their great expectation towards the new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changing. All in all, we still can learn a lot from Su Xuelin's persistence in her career and spirit overwhelming the difficulties.

Keywords: Su Xuelin; cultural character; contradiction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田一颖

日期：2007年5月30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作者签名：田一颖

日期：2007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07年5月30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田一颖

日期：2007年5月30日

导师签名：

日期：2007年5月30日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我国思想史上的先河。当苏醒的理性在向人类展示时，人们第一次也向女性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唤。女性解放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议题，“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犹如茫茫大海中美丽的珊瑚礁，在历史的潮汐与潮汐间，浮出水面，绽放出绚丽的光彩。“五四”这一融合着传统与现代、兼具开放性与创新精神的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她们的崛起提供一个机遇。几乎是在同时，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跻身于新文学领域，她们超凡脱俗的笔触，在读者群中引起热烈的反响。正是“五四”女作家们，以不凡的勇气和不断的努力，结束了女性在文学园地的失语状态。

在国外，女权主义运动正掀起第一个高潮，而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正轰轰烈烈的进行。许多文学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等人，均对女性的生活状况和女性命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关注。易卜生的小说《娜拉》也在此时风靡中国，“离家出走”这一行为和思想模式冲击了这个时代的人们。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撞的文化背景之下，沉睡了千年的女性意识迅速的觉醒，她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命运。女性自身所拥有的天然本性，使其更易于对倍受压迫的封建时代女性命运产生了同情，继而产生反抗与背叛的勇气，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

作为五四新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苏雪林是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占一席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她勤于耕耘，成就斐然，作品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而且新文学的许多重大节目，她都参与或经历过，是五四新文学的见证人”^①

早在二三十年代，苏雪林就以小说《棘心》和散文集《绿天》在文坛崭露头角，时人将其与冰心齐称为“冰雪聪明”。但她却由于政治立场的原因，而久遭大陆文坛回避。随着两岸政治环境的改善，这位在台湾被称为“人瑞”的学者逐渐引起了大陆文学界的关注。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接受新思想洗礼的苏雪林，虽然在北京女高师学习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但她就以过人的才华而在文坛的崭露头角。她不再用文言体写作，开

^①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1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与同学周寅颐主编《益世报·妇女报周刊》，先后在《新月》、《东方杂志》、《生活》周刊、《真美善》、《人间世》、《妇女杂志》、《女声》、《南音》、《今代妇女》、《国闻周报》等 30 多家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杂感及读书札记，五四后人们所关注的妇女解放、女子享有各种社会权利的问题等，她都通过文字在表诉自己的看法。

但是，五四运动后，面对黑暗的社会与惨淡无望的人生，“青年知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便得反抗斗争”，^①苏雪林的曲折人生历程展现了出身传统仕宦大家庭，又接受新思想冲击的青年知识女性在社会动荡的大时代重新反思自己和超越自己的一种选择。而她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坚持大半生的“反鲁事业”令人瞩目而又迷惑重重。

研究者们多就苏雪林的文学成就进行评述，而鲜及从历史的角度探析她的多重复杂的思想 and 另类姿态，自诩为“五四人”的苏雪林由反叛礼教到回归传统的人生轨迹给我们太多的思考。我们有必要把苏雪林作为社会转型时期、风云激荡年代知识分子的一员，放到当时社会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从而考察她内心的困惑、迷惘、奋争。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苏雪林的文化品格做一个系统的研究，使大家对这位为学界所遗忘的历史人物有更深刻的了解。本文试图解答以下几个问题：

- 1, 苏雪林是五四以后首先觉醒的女性之一，她的思想有什么特色，是在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下产生的？
- 2, 苏雪林的文化品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和同时代的女作家有什么不同？
- 3, 苏雪林的困厄和超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迪？

（二）苏雪林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苏雪林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有起又落的过程，因为时代的原因，中间有断层，总结起来对苏雪林的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初步研究阶段和八十年代末开始的逐步关注阶段。

1. 初始阶段研究状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苏雪林的作品开始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是当时比较著名的评论家毅真、方英、赵景深、梦园等人。他们的文章大

^①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序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1935 年版，第 1 页。



多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把苏雪林和当时同时期的许多作家进行比较，对苏雪林的文章内容和写作的方法及文章特色给与评述。

最先对苏雪林的文章做出评论的是方英。他在1930年写了一篇《绿漪论》(绿漪是苏雪林的笔名)，此文对苏雪林《棘心》中女主人公杜醒秋的思想及个性进行了分析，几年后，方英又为苏雪林的小品文章作了一篇序文，在这篇序中，方英把苏雪林的创作和冰心的进行比较，认为她们都赞美自然，热爱自然，另外，方英还提出，苏雪林的作品里还有冰心作品里没有的内涵，那就是：潜藏着一种生命的疲乏，其独特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①

1933年毅真发表文章《几位当代女小说家》，在这篇文章里，毅真把苏雪林和冰心归为同一个类型，认为她们的写作风格相似，认为她们都是在传统礼教所允许容纳的范围之内来表达思想的“闺秀派作家”。^②

1935年梦园发表文章《苏雪林的词藻》，在这篇文章中，他把苏雪林与冰心归为一派，认为她们作品都清新自然，文笔优美，语句动人，可称为“冰雪聪明”。^③赵景深在《苏雪林和她的创作》^④一文中，也将苏雪林作品的创作风格与冰心、庐隐等人的作比较。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苏雪林作品的评论分析，大多是用与同时期作家，且大多是女作家从写作内容和特点相比较的方法的。这种比较也表明了一个现实，就是苏雪林的创作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引起了很多评论家的兴趣和关注，这些文章对我们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了解苏雪林都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我们分析苏雪林的作品和探讨其性格思想特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状况

1949年苏雪林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到台湾后又因为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探讨屈赋与世界文化的关系而前往法国，60年代归来后定居台湾，从解放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期间，大陆学术界对苏雪林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对她的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但台湾的学者则对其的研究较多，特别是苏所执教的成功大学，对苏进行系统的研究，如吴珊珊的《苏雪林之尚武思想》等。^⑤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苏雪林，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升温。

^①方英：《绿漪论》，沈晖编：《苏雪林文集》，第4卷，第397页。

^②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版，第136页。

^③梦园：《苏雪林的词藻》，《苏雪林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④赵景深：《苏雪林和她的创作》，《苏雪林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8页。

^⑤吴珊珊：《苏雪林之尚武思想》，<http://www.ncku.edu.tw>。



首先是文学界编纂的文学史类的书籍不再对她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转而对她进行介绍和评议，如 1986 年出版的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第一次提到了苏雪林，在“在妇女解放思潮中出现的女作家群”这一章中，该章内容先介绍了她创作之路，从与“五四”新文学的方向一致，到“为艺术而艺术”、再“为自我而艺术”，^①继而又分析了《棘心》、《绿天》、《蝉蜕集》和《南明忠烈传》等小说和历史传记。在赞许苏雪林早期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对苏雪林后期创作进行了反面评价，认为其由于政治上拥护国民党的立场，失去了正确判断问题的方向和学术意义，再没写出有价值的作品，现在看来，这种评价也有其有失公允的地方。

90 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渐渐缓和，定居台湾的苏雪林逐步引起大陆学界学人眼光。王宗法在《台港文学观察》^②和阎纯德的《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③对苏雪林都有专门的评述。有关苏雪林的评论屡见不鲜，并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集，如《绿天雪林》^④等。在各类书报刊上，关于苏雪林的论文时有面世，尤为重要的是九十年代召开了两次苏雪林学术会议：第一次是 1991 年在台湾成功大学召开的“纪念苏雪林九十五华诞学术会议”，并出版论文集《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暨诗文集》^⑤，第二次是 1999 年在黄山召开的“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⑥。这些论作从不同的角度对苏雪林其人其文进行了研究，对其小说、散文及学术著作进行了解析。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延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前人研究的方法，把苏雪林与同时代的冯沅君、冰心、凌叔华、庐隐、丁玲等进行比较分析。如：金洁的《踟躕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试论二三十年代女作家自传文学》^⑦，李玲的《“五四”女性文学中的童心世界》^⑧等。

第二、对苏雪林代表作《绿天》、《棘心》创作特色的探讨。如傅瑛的《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扉几万重——谈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⑨，吴雅文的《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和〈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作

^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8 页。

^②王宗法：《台港文学观察》，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6 页。

^③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第 411 页。

^④沈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暨诗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

^⑥杜英贤：《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卷），台湾亚太综合研究院 2000 年版。

^⑦金洁：《踟躕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试论二三十年代闺阁文学》，《上海大学学报》1999 年第 6 卷。

^⑧李玲：《“五四”女性文学中的童心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⑨傅瑛：《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扉几万重——谈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淮北煤师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



主题分析》^①等。这类文章主要分析其文学创作的特点，并探析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作者个性特点及内心世界。

第三、对苏雪林的学术研究进行分析。如邓海的《新文学研究的先行者—苏雪林》^②等等，对苏雪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各方面的探讨，分析和评价了她文章的学术价值。

第四、对苏雪林本人生平、性格等进行分析研究，如《苏雪林与徽州传统女性》^③；《苏雪林与徽州文化》^④；《背负旧传统的五四人——苏雪林》^⑤；《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⑥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从文化背景探讨了苏雪林的性格特点及文化品格。

就目前来看，对苏雪林的研究有逐步升温的倾向。

通过以上的研究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对苏雪林研究大多集中关注她的文学成就，但对苏雪林思想和和文化品格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虽然其中有较高水准的论文出现，但不少论题似乎还停留在一般性的结论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拓展。因此对苏雪林的研究就有了更多可开拓的空间。本文拟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她的道德立场、反鲁思想、宗教信仰和尚武思想的形成来探讨她的文化品格。

（三）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文化品格，所谓的文化品格简单来说“就是个体的文化素质、修养、人格，及其之间的密切而内在的关联”^⑦，具体来说，“就是个体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有机统一体，是其社会地位、价值追求、利益实现方式的综合体现，其主要表现在文化自觉上，而文化自觉就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种认识和把握形成主体的一种文化信念和准则，人们主动认识到这种信念和准则，并主动将其付诸于社会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⑧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苏雪林的文化品格，而通过对文化品格概念的阐述可以看出

^①吴雅文：《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和〈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做主题分析》，《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②邓海：《新文学研究的先行者—苏雪林—苏雪林研究之一》，《新乡师范学报》2001年第6期。

^③陈瑛琦：《苏雪林与徽州传统女性》，《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11月第5期

^④姚邦藻、方利山：《苏雪林与徽州文化》，《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11月第5期

^⑤黄忠来、杨迎平：《背负旧传统的五四人——苏雪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⑥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⑦肖承罡：《论梁启超的文化品格》，《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⑧王坤：《中间阶层的文化品格及社会功能》，《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思想影响着人的文化品格，那么她的思想有什么特点？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经历影响过她呢？这是本文第一章要讨论的问题。苏雪林矛盾思想形成的背景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家庭环境，一是所受的教育，一是本身的性格。

第二章从三个方面展示苏雪林由叛逆到妥协的道德立场，并对之原因作出分析。三个方面是：因为背叛，所以忏悔；为了孝道，放弃选择；为了名声，放弃自由。通过这三个方面来释析苏雪林道德立场。

第三章展示了她皈依天主教矛盾重重的心理路程，并和同样皈依基督教的冰心作比较，从而来分析苏雪林性格中暴戾的一面。先是种种的挫折使苏雪林急于寻找一格精神的庇护所——天主教，但在皈依过程中又充满着不甘和挣扎，从而使其皈依之路曲折艰难，而又通过与冰心的天主教皈依之路的比较，更加凸现了苏雪林性格中暴戾的一面。

第四章主要探讨苏雪林的反鲁思想。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面是苏雪林推崇理性、追求理性，令一方面却又违背理性、情感偏执，这两方面在苏雪林反鲁迅的“事业”中暴露无遗，却又时刻交织在一起。

第五章主要讨论苏雪林尚武思想形成的三个原因。在五四时代对“儿童的关注”的大背景下，苏雪林早期的作品表现着她渗透童心的女性情怀，同时苏雪林却又具有女性少有的尚武思想，与北大才子的笔墨战、与柳亚子的笔墨战、与刘、寒二人的“文坛往事辨伪案”都是具体的表现。

最后的结论部分主要总结苏雪林的文化品格，她从小所受到的传统价值观念熏陶已经使她形成了很强的思维定势而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思维框架。宗法社会中对血缘长辈的绝对服从和爱国、忠君思想在苏雪林那里分别表现为孝心、放弃个人选择和对国民党的忠诚，苏雪林保守的文化品格为她有别于其它女性作家的行事风格找到了注脚。



一、苏雪林的生平与思想特点

(一) 生平介绍

苏雪林(1897. 3~1999. 4), 乳名小妹、瑞奴, 学名小梅, 后改为苏梅。因慕明人高启《咏梅》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 月明林下美人来”, 遂取“雪林”为字而行世。^①她于 1897 年 3 月 26 日出生于其祖父任职的县衙即浙江省瑞安县, 祖籍是安徽省太平县岭下苏村, 太平县(现在属于黄山市, 即以前的徽州)在历史上虽然不隶属徽州, 却紧挨徽州, 完全受到徽州的风俗习惯、徽州文化的影响, 徽州由于文风浓郁, 历来被人们誉为“东南邹鲁”, 当地的人们很重视文化教育, 特别是象苏家这样的官宦之家。苏雪林的祖父为子孙设立了家塾, 从七岁开始, 苏雪林随同姐妹在家中私塾就读, 启蒙读物是《三字经》、《千字文》、《女四书》及《幼学琼林》等。后来, 她不仅能读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榜》等, 也能粗读文言的《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的书了。

在十一二岁时, 之前一直在山东候补的苏雪林的父亲回到家乡, 发现苏雪林天资聪慧, 便有意亲自教她读书, 主要教她念《唐诗三百首》、《古诗源》、《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姐妹们都对读书没多大的兴趣, 苏雪林却已经能做七绝、五古, 父亲给她买了一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叫她自己读, 苏雪林还喜爱画画, 父亲便买了山水画, 叫她临摹, 后来又买了上海出版的吴友如画的全集, 给苏雪林日后的诗文、绘画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爆发后, 满清的忠臣祖父连夜举家逃到祖父家, 然后到上海租界租房。到上海后, 祖父做主将苏雪林许配给在上海经商的江西人张家, 在上海住了不到一年, 因经济紧张, 祖父母便回了岭下。1914 年, 父亲在安庆得到一个职业, 苏雪林与三妹进入安庆基督教办的小学读了半年。后同母亲回了岭下。这是苏雪林第一次来到故乡。

不久, 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恢复招生, 苏雪林得知消息后, “费了无数眼泪、哭泣、哀求、吵闹”终于说服了祖母和长辈们让她上学。苏雪林回忆说: “愈遭压抑, 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 竟弄得不茶不饭, 如醉如痴, 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 名为‘松川’的树林里徘徊来去, 几回都想跳下林中

^①梦园:《苏雪林的词藻》,《苏雪林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页。



深涧自杀，若非母亲因对女儿的慈爱，战胜了对尊长的服从，携带我和堂妹至省城投考，则我这一条小命也许早已结束于水中了。”^①1915年苏雪林以国文满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1919年，苏雪林毕业后被留在母校附小教书。很快，苏雪林不满于现状，于是祖母提出了继续升学的要求，而祖母却以苏雪林应当嫁人为由进行阻挠，后因苏雪林大病而停止逼婚，只得满足了她的升学愿望。这年，她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苏雪林在该校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不久，在当时的环境影响下，她的思想深受震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她开始舍弃文言文作文，而改用白话文写作。

1921年秋，苏雪林因为种种缘故停止在女高师继续完成学业，转而赴法国留学。她考入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补习一年法文后，因苏雪林自幼就对绘画有浓厚的兴趣，故选择绘画专业，转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后因眼患有疾病而转学文学。因父亲病故、母亲患病及婚姻问题的困扰，她只好辍学，于1925年提前回国。

苏雪林在法期间生了一场大病，“终日躺在医院里，由于医院里一些天主教修女细心的照顾，病情逐渐好转并恢复了健康”，苏雪林为此“颇受感动”^②，同时由于遭受各种困厄，她为了寻求安危，皈依了天主教。回国后，为安慰病中的母亲，苏雪林“凭着一颗单纯而真诚的孝心”，“违心的”^③与留美工程师张宝龄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母亲病故，她便随丈夫去苏州安家。张宝龄在苏州东吴大学执教，苏雪林则应苏州基督会所创办的景海女师的聘请出任该校中文系主任。1927年苏雪林随丈夫来到上海。第二年，经人介绍在沪江大学教书，后又随丈夫一起重返东吴大学任教。1928年和1929年上海北新书局先后出版了以绿漪女士署名的散文集《绿天》及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这两部作品数月之内，一版再版，受到读者特别的青睐，尤其是《棘心》中女主角杜醒秋女士特立独行的品格和个性，当时确曾引起不少出自旧家庭、接受新思想知识青年的强烈共鸣。台湾读者一萍撰写回忆文章说：“《棘心》出版后，京沪爱好文艺的青年，都争相购买，有人结婚，送《棘心》是很时髦的礼品”^④1931年她接受安徽省立大学校长杨士亮先生之邀，赴安徽大学教授文化史课，同年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教，直至1949年。

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她主要讲授中国文学史、基础国文和新文学研究等科目。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

^②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④《庆祝苏雪林教授百龄华诞专集》，台湾成功大学印编1995年版，第237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雪林随武汉大学师生迁往四川。其间，为了抗战的胜利，她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五十两黄金，捐给前线的战士支持抗战。她密切关注时局，并不断撰文写关于抗日的散文和小说，记述日本暴徒的野蛮行径，如《敌人暴行故事》、《乐山敌机轰炸记》等，激发国民的民族气节和抗日的决心。1949年全国解放苏雪林先赴香港，在天主教真理学会任编辑，后去了台湾。

1950年她第二次去法国，为的是去海外搜集关于楚辞的研究资料，于1952年春乘船回到台湾，应聘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教授，从此在台湾定居。1957年赴台南成功大学任教授，直至1973年退休。苏雪林赴台后，长期患眼病，严重时几近失明，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作。1978年，是苏雪林执教五十周年和八十诞辰，在台湾的成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校友代表前来为她祝贺。苏雪林，于1999年4月在台南成大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从二十年代起，苏雪林就一边教学，一边勤奋创作，用过的笔名有绿漪、灵芬、老梅、杜若、杜芳、野集、天婴、慕凤等，发表了小说《棘心》、散文集《绿天》，以其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较大影响，风靡大江南北，苏雪林和冰心、凌叔华、丁玲、冯沅君同被誉为当时文坛最有成就的五大女作家。

（二）矛盾思想及其成因

苏雪林论梅特林克有言：“感情强而理性也强的人，热烈的情感常和自己冷静的理智冲突，他的人生观常相矛盾，他的思想，每是不同的色彩，这种人我们在社会性里，时常可以遇见”，^①她本人正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位。

苏雪林在自传中这样描述自己：“我个人是个极端守旧家庭出身的，一向矩行规步，……人家批评我思想很新，行为则旧，是个半新半旧、矛盾性人物……”^②

龙应台在《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一文中清楚地指出苏雪林的这种矛盾思想：“在《棘心》的作者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犹豫彷徨的女性，她的思想像漩涡上翻着泡沫，泡沫是她所学的妇权新知，漩涡，是她体内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漩涡的力量深不可测。”^③

是什么造成了苏雪林的思想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家庭环境、所受的教

^①苏雪林：《青鸟》，《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47页。

^②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③龙应台：《女性自我与文化冲突——比较两种自传小说》，《苏雪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育、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自身的性格等。

1. 家庭环境

苏雪林虽然出生在浙江瑞安，但在她回忆家庭生活的《儿时影事》、《童年琐忆》、《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我的学生时代》、《辛亥革命前后的我》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徽州文化对苏雪林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其祖父的忠君和母亲的孝道思想对她的影响很大。

苏雪林的祖父苏锦霞十二岁时，就因家境贫寒，被送到徽州当铺做学徒。苏锦霞在徽州当铺里勤奋刻苦，经营有方，而且为人正直，后来便经过努力，做了瑞安县令开始了宦宦生涯。从此任职浙江各县，先后有 20 多年，他作官洁身自好，从不贪污，虽无大的政绩，却是一个廉洁公正的清官。辛亥革命后，他立志做遗老不愿再为官，没有多久，就贫病而死，享年六十四岁。他有着很强的忠君思想，痛恶革命，视皇室尊严是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在他的影响和管制下，整个家庭有着严格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苏雪林的母亲 14 岁嫁到苏家，祖母是一位典型的封建家长，贪图享受并虐待媳妇，而母亲自幼好听忠孝节义的故事，立志要做一个完人，所以，在祖母的高压下养成绝对的服从性，也磨练出无数伺候尊长的才能，^①苏雪林崇拜祖父的“忠君之心”，母亲则更被她作为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典型，对于母亲的“忍耐”和“服从”，她持赞美态度并愿意效仿。

另一方面，苏雪林对传统家庭伦理又是不满的。用苏雪林自己的话说，她所处的家庭环境是“极其封闭固陋”的，“所吸收的空气也是一种发了霉的空气”。^②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的原因，徽州社会是受封建伦理制度影响很深的地方，苏雪林的母亲生她大哥时，祖母恰好也产下四叔，祖母当时只 30 多岁，乳水并不缺乏，而且当时祖父是县太爷，也雇得起乳母，但祖母见母亲年轻，一定要母亲喂四叔，而且每次要先将四叔喂饱，才能喂自己的儿子，儿子吃不饱就只好喂稀粥，因饮食失调，消化不良，导致胃病，成年后竟以胃病送终，大哥的死，对母亲打击很大，大悲致病，迁延数年终于不治，母亲因劳累过度，死时才 54 岁，而祖母活到 85，^③她说：“我不敢说，我母亲和大哥的两条命算是祖母手里断送的，但至少她要负一半责任。若非她愚昧自私，何至于死？”^④她还说“如果不是五四运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儿女要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②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 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8 页。

^④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 页。



受这种无谓的牺牲？新青年反对孔子，我那时尚未敢以为然，但所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愜我心。想起我母亲一生所受婆婆无理压制之苦及我自己那不愉快的童年，还不由于此吗？”^①如此痛恨旧家庭的苏雪林，却时常在言论上维护传统礼教，似乎让人不好理解，这和她们的生活经历有关。苏雪林早年时期的生活经历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她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的世界里，很少有机会接触外面的社会，家里是一个士宦大家庭，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儒家伦理道德文化在“她眼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它追求道德、人格完美的一面，这也就导致了她的文化保守态度，在已经变化了的时代面前仍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坚守”。^②

2. 所受教育

苏雪林从小读的是《三字经》、《女四书》、《幼学琼林》等旧时代的书籍，同时又阅读了大量古典小说。在她入安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这样的新式学堂前，已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因在写文章和作画上颇有才华，被誉为“安徽才女”。如果不是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社会环境与人的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传统才女。苏雪林自己也说：“入了安庆一女师肄业数年，几个国文教师又都是热心卫道之士，所授文字无非宣扬伦常礼教，他们是大冬烘，我们也就成了小冬烘”。^③这些传统教育使苏雪林深受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她的知识结构中，传统文化占了很大部分。

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苏雪林放弃小学教员的职位，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社会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特别是胡适之先生那句‘这个时代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尼采语）响彻云霄，震荡一代青年的心灵”^④。后来苏雪林留学法国，在这个崇尚科学、追求自由的国度里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

3. 性格特点

苏雪林本身的性格是形成她思想的一个原因。苏雪林形容自己孩提时代的时候“天生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一张圆圆的苹果小脸，十分逗人喜爱。但天性颇顽皮、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②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道德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④苏雪林：《论五四》，《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好动，没有一刻静的时候。喜的是抡刀舞棒、扳弓射箭、混在男孩子们里淘，不但上房关她不住，整个县署也不够她的回旋”。^①她对男孩子的游戏，比如掏蟋蟀、放风筝、钓鱼、捕鸟，都非常喜爱。她常腰配小木刀，手执弓矢，跑进跑出，“幻想自己如花木兰般身穿锁子黄金甲，手挺丈八长矛，跨着高头大马，纵横敌阵，杀人如狂风之扫落叶，那才威风。”^②可以看出其小时就具有女孩少有的勇武气质，又有点呆头呆脑，因而得了“木瓜”、“野丫头”的名称。

当苏雪林开始识字时，也显露出和其他姊妹不一样的特点，当姊妹们忙于做针线活，忙于戏耍，忙于幻想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婚姻美梦时，她则正忙于吸取各种知识养料。只要叔父兄长们放假，从学校带回来的学校书籍和各种小说杂志，她都拿过来迫切地阅读，后来有机会去上培媛女校，“尝得一点学校生活的滋味后，求学之心愈热烈，意志愈坚决，从投考安徽第一女子师范到升学北平高等女子师范，每遇升学关卡，但都在其激烈的奋战下而如愿，所凭的是一股力求上进的内在力量”。^③自传中这一段求学的曲折经历，正是表现出其不屈服和敢于抗争的勇气，促使她不断自我超越，求得自我发展。

苏雪林自己说：“一个人的思想见解，都有他的渊源，脱不了‘时代’‘环境’的支配。你说某人富于革命精神，对旧的一切都以‘叛徒’，对新的一切都以‘斗士’的姿态出现；某人既不能站在时代的尖端，又不甘拉住时代的尾巴，结果新旧都不彻底，成为人们嘲笑的‘半吊子新学家’，要知道这都与他们过去所处的家庭社会大有关系。”^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雪林也完全明白之所以自己也成为这样的“半吊子新学家”，是家庭环境根深蒂固的影响，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①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②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④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二、反叛与妥协兼有的道德立场

苏雪林曾以“五四人”自命，在五四时期读《新青年》、《新潮》、《星期周刊》等新时代的各种报刊杂志，思想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苏雪林的实际生活行为却与“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封建礼教的态度大不相同，从她对母亲形象的赞美、对婚姻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她新旧兼有的人生态度。

（一）因为背叛，所以忏悔

苏雪林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儒家女性完美品格的中国传统妇女。儒家思想(尤其是经宋明理学改造过的儒家)认为“男尊女卑”，并视之为天经地义的“天道”和“公理”。他们所设计的女性理想人格必须以“依附”、“顺从”为美德，“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

在苏雪林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给予了种种很多的关爱。童年时母亲对她非常宠爱，赴省城求学母亲又为她细心地准备行装，并将自己的零用钱节省下来偷偷塞给出外求学的女儿，担心女儿会受苦，母亲对于苏雪林的爱是细致入微的。对母亲，苏雪林的认识是这样的，她一方面叹服母亲的伟大和完美，一方面又为自己母亲的遭遇愤愤不平。苏雪林说：“那个时代社会正被一种强大无比的势力笼罩着，压制着，统治着，压得人气也喘不过来。那股势力就是所谓‘旧礼教’。它弥天际地，无所不包，使受之者反抗无从，动弹不得，若非亲自经历过的人，谁能知道，无怪都视为天方夜谭了”^①。由此可看出苏雪林对旧礼教的不满。

在上学期期间，苏雪林则呈现出不一般的叛逆性。在考试中，她自己的答卷完成后总要传递小纸条，替其他同学解答试卷：“这样干犯校章的秘密活动，也有一种特殊风味，在同学挤眉弄眼，提心吊胆的神情中接过小纸圈，在惴惴于痕迹透露的心理状态里千方百计的将它转送过去，一面提防监学的眼光，一面又暗暗嘲笑她的疏忽和上了她的当。这些事在略带顽皮性的她看来，实是一种满足，一种快乐”。^②如此看来，苏雪林实在并不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就连她“自幼不会整理东西，无论书籍衣服总是一团糟，硬向箱里填”^③的脾性里也透出一股活泼顽皮、无拘无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1 页。

^②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9 页。



束的气息，而后不顾家庭的反对投考北京女高师，自己作主到法国留学更是超越传统礼教的叛离行为。

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之名来自《诗经·凯风》“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其中的寓意是：“棘是一种生长缓慢的小树，木初生称为棘心，世人多以此比喻人之成长，需要慈母的深情养育，故称人子思亲之心为棘心。”^①她在序言中写到：“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怀念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②可见，对母亲深切的内疚和永久的怀念是本书的写作目的。那么作者感到无法释怀的是什么呢？从文章的叙述来看，是作家曾想背叛婚约的反礼教行为对母亲所造成的精神上无法弥补的伤害。

在苏雪林母亲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中，背叛父母之命的婚约是不能原谅的行为。她虽然疼爱自己的女儿，却不能容忍她为所欲为，母亲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女儿外出求学。苏雪林写信回家要求解除婚约时，与父亲的严厉喝斥不同，母亲并没有责备她一句，只是用极伤痛的话，哀求她。她说：“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③苏雪林若是要继续求学、追寻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就必得要伤害母亲的心，她时时告诫自己：“我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我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④最终经过一番艰难挣扎，下定决心，依从母亲的愿望完成了婚事，但她还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给母亲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当母亲去世后，她仍不能从这种想法中解脱出来，小说的末尾也让我们看到作者的这种无法释怀的心情：

上帝饶恕我，我当时不知为什么竟有那种狠毒的念头，我有好几次希望母亲早些儿去世。这因为我想获得自由，但又不忍母亲受那样打击，所以如此。这还是由于爱她的心发出来的，但我讳不了我自私心重！我的不孝之罪，应已上通于天！^⑤

正是这种挥之不去的对母亲的“深刻的内疚”，使作者在文中表达出对母亲深深的依恋和永久的忏悔，并决定要遵从母亲的愿望永远坚定走下去了。

（二）为了孝道，放弃选择

五四运动以后，妇女除了争取读书的权力，恋爱和婚姻自己选择也是验证女性

^①沈晖：《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寻根》，2000年第6期。

^②苏雪林：《棘心·自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③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④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⑤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28页。



思想行为是否解放的一个标准。可以说，苏雪林以不屈不挠的精神闯过了第一个障碍，表现出其反叛的一面，而在婚姻问题方面，经过矛盾的心理斗争，最后还是以妥协而告终。

在学习期间，张家曾三次提出结婚，苏雪林因为一心想上学而推迟婚期，并赴法留学，张宝龄后来也赴美国留学。苏雪林与张宝龄从未见过面，只是各人有一张对方的照片，肯定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在法留学期间，一个研究艺术的同学爱上苏雪林，苏雪林对对方也有好感。

但苏雪林一方面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另一方面不愿让母亲为此事痛苦，她坚决拒绝了同学的爱情，且始终提醒自己：“我是定了婚的人”。^①拒绝了爱情的苏雪林非常痛苦，但最后终于挺过来了，战胜了自己以后，苏雪林开始与未婚夫张宝龄通信。苏雪林希望通过通信联系，建立感情，张宝龄回信，文理简洁，书法尤为清秀，苏雪林颇满意。后苏雪林请他改用白话，张宝龄的白话也写得很流利、恰如其分。苏雪林后来就开始写长信，洋洋洒洒地议论社会问题，但张宝龄回信永远是一副冷冷淡淡的神气。苏雪林到法国还不到两年，张宝龄在美国已得工程学士学位，要回国。苏雪林的母亲也希望她回国结婚，但苏雪林在法国这一年多时间，忧郁成疾常在病中，学业没有完成，不想回国，于是，她写信给张宝龄，希望他来法国，在信中，她说了来法国的诸多好处，还可预备博士学位，谁知张宝龄一口回绝了她，并说“烂羊的博士头衔”更不在他意中。苏雪林收到信后很痛苦，觉得张宝龄太不近人情了，心灰意冷的苏雪林企图解除婚约，但一想到受苦一生的母亲，她只有作罢。她说：“夫家的责言，乡党的姗笑，都可以不管，只是她的母亲，她的严正慈祥的母亲，那能受得住这样打击？”^②这时，母亲突然病重，迫使她回国按照母亲的意愿，在母亲面前举行了婚礼。在五四新时代之后，接受父母之命婚约的也不在少数，比如鲁迅之接受朱安女士，胡适接受江东秀，他们为了孝道，在现实生活中只有放弃自己的选择。正如苏雪林自己说的“实际上，我是一个人，是一个普通的女性，青年时代也颇向往爱情生活”^③，但“要顾全母亲，只有牺牲自己”，^④苏雪林向我们所透露的情感世界，是一个充满困厄的情感世界，她对爱情有着巨大的向往，希望有自己的选择，但潜意识里又认为不能这样做，她对母亲的爱使她无论如何也不愿去伤害母亲，就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而走上回归传统的道路。

^①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②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④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三) 为了名声，放弃自由

苏雪林婚后，“丈夫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写给她，她却编写了《鸽儿的通信》十数篇。苏雪林将此称为‘童话文学’，是她对爱情的一种憧憬。”^①苏雪林说：“在这里，她把自己美化诗化也就把周遭人物一个个美化诗化，既如此，则丑陋的变成美丽了，残缺的变成完整了，可憎的变成可爱了，我便陶醉于这如诗如梦的桃色云雾里，觉得很可满足，那不愉快的婚姻对我也就没甚痛苦”。^②“当然这种欺骗并不能消除终生的痛苦，到老了，她还是认为自己身世是个缺陷的身世”。^③

苏雪林从1925年结婚到1961年张宝龄因病去世，结婚36年，可他们总共在一起生活还不到4年，特别是1949年以后，苏雪林在台湾，张宝龄在大陆，十几年未见面联系，但他们始终未离婚。在自传中，苏雪林对自己坚持不离婚作了这样的解释：“我的婚姻引起许多猜测，以为既如此的不美满，何不干脆离婚别寻良偶呢？以为我有旧脑筋，保存有‘从一而终’的观念。其实也不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辩过。我是一方面为一种教条所拘束，一方面为我天生甚为浓厚的洁癖所限制。我总觉离婚二字对于女人而言，总是不雅，况那时我已薄有文名，过去受的屈辱已不少，若自己的名字再刊布报纸，让那些好事的记者把我横涂直抹，实觉不是滋味。”^④她为了所谓的名声，为了遵从封建伦理教条，断送了自己的幸福，也剥夺了对方获得美满家庭的权利。

苏雪林还说过，“那个冷酷非常，专讲实利主义的工程师，虽于无意间闯入我的生命圈内，成了我命宫中的磨羯星，但为某种规律所约束，至今还与他维持着夫妇关系。”^⑤可见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在这“规律的约束”上，这种规律正是儒家伦理所要求的“从一而终”思想而也是她所信仰的天主教的“约束”。

而与苏雪林相比，苏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的同班同学庐隐，在婚姻爱情方面，敢爱敢恨，义无反顾。庐隐第一次是与有妇之夫郭梦良相爱并冲破一切阻挠与之结婚，其叛逆大胆的行为，使周围的人无不为之哑舌惊叹，郭梦良病死后，庐隐又与比自己小八岁的青年李唯建恋爱结婚，敢于追寻自己的幸福。后来庐隐因难产而死，对庐隐的死苏雪林很觉可惜，苏雪林认为庐隐其实不应该有第二次婚姻，她说：“像庐隐在文坛上已算有了相当地位，生活也可以自己维持，实在没有再行结婚的必

^①杨迎平：《苏雪林传略》，《湖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②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③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④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

^⑤苏雪林：《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3年，第191页。



要。”^①

由此可见，苏雪林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行为，显然不同于其它同时代许多知识女性，她们对于家庭包办婚姻敢于抗争，以“娜拉出走”的行为为其榜样，苏雪林却最终以自己的理性和传统保守的思想战胜了真正的感情渴望，走上了伴随一生的无爱婚姻之路。

总之，无论是对母亲的传统形象的认可和赞美，还是对婚姻恋爱的态度和选择上，苏雪林都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强烈的旧道德倾向和道德立场，形成她在新文学中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姿态。苏雪林的文化取舍和价值判断，代表了当时新旧交替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成为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典型。^②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②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道德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三、宗教信仰的曲折之路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教派之一，以《圣经》为其圣典，信仰耶稣天主，曾在元朝时起首次传入中国，于明代时期再次传入我国，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更加强大。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自五四文化的先驱者们至其后的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作家们，在民族文化反思与对西方文化的审视中，都曾企望以宗教的向上信仰、人格道德、博爱精神等来启蒙民心。”^①鲁迅始终将了解宗教视为必要的修养，他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诚”和“爱”，希伯来民族则有向上的精神，“大观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芽。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为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②苏雪林曾指出：“基督教传到中国虽有数百年的历史，但以上流社会不屑一顾，又没有真正艺术家为之宣传，所以到今日还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反之，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根深蒂固，有确乎不可拔之概，又何尝不是一千年文艺表彰的力量呢？”^③朱维之在其《基督教与文学》一书的导言中说：“中国固然已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特殊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但那只是旧时代底贡献，祖宗底努力。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底一环时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作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面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底精神原素。”^④儒家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心理基础。因此，牺牲自我、拯救民众的基督精神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⑤

苏雪林在《棘心》中描述了小说中主人公醒秋对天主教的曲折皈依之路，从对天主教文化的不认同，到受到其宗教环境深刻的影响开始对天主教文化感兴趣，并因受到种种困厄而皈依天主教，寻求精神的安慰，但在皈依天主教之后，却又陷入更深的矛盾中，主人公曲折的皈依之路，让我们看到在新旧交替时代一个女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的矛盾情怀。

^①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②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③苏雪林：《文学作用于人生》，《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④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第6页。

^⑤杨剑龙：《基督教文化的皈依》，《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一）寻求精神的庇护

苏雪林最早接触到基督教文化是在私塾上学时无意中看到的一本教科书，她在《我的学生时代》一书中回忆说：“这部书叫什么名目现已完全记不起，但据我现在的回想，似基督教会所编。因为其中常夹杂一两节圣经上的文句，如儿子向父亲求饼，父亲决不给予石和蛇，灯应放在台上普照世人而不应该放在斗下之类，但大部分是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①这给小时的苏雪林展示了一个与传统旧教育内容完全不一样的充满生趣的世界。辛亥革命后，当她在上海走进徐家汇天主教大教堂时，被教堂里庄严圣洁的氛围所震撼，从而对基督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后来她忆及当时所见：“那些神像的面貌又都是蔼然可亲，穆然可敬，不像我幼小时在东岳庙所见的那些青脸獠牙、奇形怪状的神像之令人惊怖。这又是令我对天主教产生好感之一端。”^②当时她竟对引领她参观的女友说：“喔！我今天才知道天主教并不是剖人心肝和挖人眼睛的宗教，却是世间一个最严肃最美丽宗教，我将来不信宗教便罢，要信便要信你的天主教。”^③

苏雪林说：“抵法以后，我却皈依了天主教，这中间原因非常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尽的。好在我那本自传体的小说集《棘心》，即将出版，或可给读者以若干资料。”^④

苏雪林《棘心》中的女主人公杜醒秋，在天主教氛围很浓的法国留学，遭受重重的困难和不如意，这时家乡又传来遭受匪徒抢掠的消息，母亲为此受伤并受到惊吓重病在身，醒秋因此而万分痛苦忧愁。修女白朗女士劝她为向上帝祈祷，醒秋的“忧愁痛苦，已达极点，她的心灵已到走投无路的地步，除了倚靠神力之外，也没有别的力量可靠”，^⑤最终促使苏雪林皈依天主教是其遭受的感情的不如意。她先后两次邀请在美国留学的未婚夫去法国学习，却遭到他的拒绝，她想解除这段包办婚姻，却遭到家庭的一致反对，“她只好将生活力改换一个方向，皈依于宗教，她说不更求人的爱抚，只求神的爱抚”。^⑥

苏雪林对天主教有极深的感情，她曾将天主教和佛教作了比较：“她只觉得基督教所崇拜的神，和别教的神大异其趣，甚至佛教的佛都不如。佛氏虽号慈悲，但任人馨香膜拜，只是螟目低眉，高坐不动，基督教的神却是活泼，无尽慈祥，无穷

^①苏雪林：《我的学生时代》，《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②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书店1992年，第48页。

^③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④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⑤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⑥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宽大，抚慰人的疾苦，像父亲对于女儿一样的。”^①

在《我所爱读的书》一书中，她说：“宗教方面，一部《新旧约》和吴经熊所译的《圣咏集》是我日常精神的食粮。还有马相伯译的一部《灵心小史》，亦我随身的珍箱。这本圣女德兰自传，确系宇宙有数奇书，它教给我们什么是虔敬的德行。”^②苏雪林在去台湾之前，曾在香港真理学会办的《公教报》担任一年的编辑，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译作《一朵小白花》由香港真理学会出版。对于基督教在中国受到的抵制她大发感慨，她甚至认为“人类社会之得以维持不敝，在乎‘宗教性’的份子多，欧美日本人富于宗教性所以国族强盛，中国人薄于宗教性，所以现在地球上几乎没有我们立脚地了”^③。可以看出，天主教一度成为苏雪林精神上的避难所，“五四”时期崇尚科学反对愚昧的思想使她认识到宗教思想中的陈腐和落后，而天主教中所蕴含的教导人具有宽容博大的情怀和对于人的救赎意义曾消除了她精神上的苦闷，使她暂时获得了安慰。

（二）曲折的皈依之路

苏雪林从小生活的故乡太平县岭下村，受徽州文化的影响，那里的宗法制度非常严格，人们基本是以家族的形式居住在一块，每个村都建有自己的祠堂，并制定了规整的家谱，等级划分鲜明。苏雪林在文章中回忆道：“故乡那个地名‘岭下’的乡村，苏姓族人聚族而居，已历数百年。村中有一座祖宗祠堂，建筑之壮丽为全村之冠，祠中供奉着苏氏历代祖宗的牌位，徽州宗族的势力很大，同样，在岭下那个乡村里，祖宗的威灵有时似乎还在‘老天爷’、‘佛菩萨’之上。”^④苏雪林生活这样的环境中，小时候接也就是受的是福善祸淫、轮回报应一类封建思想，她曾回忆说，“什么天主教士挖人心肝去点他金银啦，什么挖人眼睛去做摄影材料啦，从厨子女仆一类下人口中绘声绘影地描画着，把我姊妹吓得毛骨悚然，以为天主教徒简直是魔鬼的集团……”^⑤

1912年，苏雪林全家搬到安庆后，家中将她送进一所教会办的女子学校读书，虽然学校的校舍壮丽、环境优雅，但课程简陋、校风腐败。她后来意识到教会学校“第一目标在养成教会忠顺的奴仆，第二目标在培养成殖民地人民而非中国国民”。^⑥

^①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②苏雪林：《希伯来文化对中国之影响》，《苏雪林自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07页。

^③苏雪林：《雨天的一周》，《苏雪林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④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⑤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6页。

^⑥苏雪林：《我幼小时的宗教环境》，《归途》，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苏雪林到国外留学时，而当时国内排斥基督教风声非常大，里昂的中国同学甚至发行了一种反对基督教的杂志。因此，苏雪林对基督教文化有着一种不自觉的抗拒。“初到里昂看见走在路上的神父们衣冠之异，不免引起憎恶的心思，后来到教堂参观红衣主教主持的典礼，觉得罗马教的繁缛的仪节和主教降福时的姿态非常可笑，并认为是装腔作势”^①。

在法国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苏雪林受到了深深的熏陶，这使她对天主教日益感兴趣。后来她因病住进医院，深受义务服务的修女看护的感染，“这般修女并非为贫贱无依，来此混饭吃的，她们有的是贵家闺秀，有的是拥资数万财主的女儿，为热心敬爱耶稣，实行博爱主义，才甘心就此贱役，她们的服务，没有年限，至死为止，也无薪俸，完全是牺牲性质，修女们侍候病人不怕脏累、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甚至为此染病而逝，却永不反悔，她们的牺牲，不图世人赞扬，只图吻合上帝的圣意”，^②对苏雪林获得有关天主教知识和对宗教产生兴趣起到直接作用的是马沙和白朗女士。马沙是一位端庄文雅的修女，是苏雪林所住伯克莱别墅的管家，苏雪林从她那里获得了有关宗教的知识，但却难以遵从马莎女士劝其皈依的建议，白朗女士是苏雪林的法文补习教员，她虔诚地传教，使苏雪林对宗教的态度逐渐起了变化：“自于丹乡见了马沙女士现在又到伯克莱宿舍，她完全置身于宗教氛围中，耳濡目染，宗教的仪式，已经看惯了，信徒高尚的人格，也教她受了不少感动”。^③她虽已对宗教有了好感，但科学和理性主义思想使她不能信仰耶稣基督，她处在艰难的抉择中。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是后来经受了种种的困境和不如意，苏雪林是不会想着去皈依天主教的。皈依了天主教之后的苏雪林更是常常处于更深的矛盾之中，对此，苏雪林的小说《棘心》中这样写道，“本来信仰宗教原不是对于宗教有什么深切的了解，更不是出于什么爱耶稣基督的诚心，不过是弥补爱情的缺憾起见，想在宗教中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罢了”。^④入教后，自由惯了的苏雪林受到种种教规的约束，而五四理性主义对她的影响，这些都使她处在更深的烦恼之中：“想不到皈依之后，烦恼比以前更甚，‘神乐’没有求得，反而得到‘神枯’，想向光明的天国奋飞，反而愈加向地狱陷落，爱情的创伤，未曾痊愈，却更加了知识与信仰冲突之苦，有时她连皈依的这件事都引为非常的懊悔，别说进修道院了。”^⑤

^①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②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③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④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⑤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我们由此可见，在皈依天主教的道路中，苏雪林经历了的一番苦痛挣扎。从小受到传统教育的苏雪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和热爱，在皈依外来宗教——天主教的过程中，内心始终有一种对自己祖国传统文化背叛的感觉，心里充满了矛盾和复杂的情绪，所以说，苏雪林的皈依只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暂时的安慰和宁静，可以说，其皈依是不彻底的。

（三）宗教文化影响之比较

对基督教文化并不是全盘接受，是苏雪林的真正心理写照。而与之同时代的女作家冰心“在接受、感知和思考基督教文化过程中，注重的是用生命去体悟和探索这种宗教文化的实际价值。”^①在冰心那里，“基督教已成为一种‘有修养的哲学形态’（恩格斯语）沉积下来，成为她思考社会、人生和文学创作的特有视角，成为一种扎扎实实的人生修养。”^②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于福州，父亲谢葆璋，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富有爱国思想。母亲杨福慈，出身于书香世家，慈祥善良，思想开通，能诗善文。冰心14岁那年全家迁到北京。开明的父母为了让冰心上个较好的中学，接受了舅舅杨子敬的建议，为冰心选择了贝满女子中学，从此冰心开始接触基督教，从此一生与基督教紧密相连。

贝满女子中学，学生几乎都是基督教徒，教职员绝大多数也都是基督徒和教士，宣传基督教义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此期间冰心读了《旧约》，天天听《讲道》，周周做礼拜，在潜移默化中，基督教文化精神渐渐地渗入冰心的情感，她回忆道：“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的私生子竟然能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③贝满女中毕业，冰心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所大学也是教会创办的，基督教义自然仍是该校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冰心在这里继续接受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并正式受洗加入基督教。

耳濡目染的基督教文化影响，冰心认定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冰心明确地说：“又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爱’的哲学。”^④她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上帝”一词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冰心写过很多宗教诗，如：《黄

^①周超飞：《爱的主题与爱的哲学》，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4月。

^②王下芝：《冰心与基督教》，《中国宗教》，2001年第2期。

^③冰心：《冰心全集》第7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④冰心：《冰心全集》第7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昏》、《夜半》、《黎明》、《清晨》等，可以看出，“宗教影响对于她不仅表现为一种生命超越，也表现为一种人格的自我塑造，尤其是‘爱的哲学’的建立”。^①冰心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爱的精神，她还“以她的全部行事，把她宽广、博大的爱，撒向世间”^②。

而苏雪林不管是行事还是文学创作，都很少看出她受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影响，只有她早期的自传体小说《棘心》里面贯穿着一种基督精神，从她的行事我们看到的只是她对母亲的爱，对自然的爱，对小动物的爱，但在人生的更多事件和选择面前，她却常以一种挑剔、不满和攻击性施于旁人。她对于自己不喜爱的作家或流派，不是采取文艺评论的方式，而是咒诅和强烈的憎恶。

创造社，这个开新文学浪漫主义先河的社团，苏雪林对之大加批判：

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中国人所欢迎。^③

她认为赞许创造社的评判家是“盲目的批评家”，“连评判的常识也没有”。^④对此，苏雪林还认为：“中国民族最喜谈人闺阁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又喜欢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郁氏作品之不脛而走，传诵一时，便是这个缘故吧”^⑤。

苏雪林评《红楼梦》用的是诅咒性的语言，说《红楼梦》“实在不通、全书遣词句，拖泥带水，粘皮连骨，很少有几句话说得干净利落的，毫无灵气……是一些令人皱眉的滥调的词语，是一篇令人作呕的恶札，甚至像《聊斋·画皮》中的黑脸獠牙的恶鬼，乃至是一个全身溃烂，脓血交流，见之令人格格作呕的癫病患者”^⑥。

而她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更是攻击姿态，从一开始就是剑拔弩张的架势，以牙还牙、睚眦必报，这一点我会在后面的部分有所论述。可以看到，基督教文化中宽容博爱的情怀在她身上很少体现，为什么同样是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却形成了如此相异的两种性格？

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童年记忆特别是那种苦难经历

^①李滢波：《基督教文化与冰心早期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②王黎君：《冰心：爱的哲学》，《宁波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③苏雪林：《作家论》，《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④苏雪林：《作家论》，《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⑤苏雪林：《作家论》，《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⑥苏雪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14页。



的天性之爱和浸透了“温良恭俭让”的德化人格，她找到了耶稣那爱和牺牲的典范人格”^①。这种良好家庭环境，使她形成了她温良和善的品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两位女作家虽处于相同时代环境，却在文化品格上差异如此之大，是和家庭环境、个人成长经历密切相关的。

^①林俐达：《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创作的影响》，《福建论坛》，2004 年期 12 期。



四、崇尚理性却又情感偏执

(一) 推崇理性

苏雪林虽然说自己并未直接参与五四运动，因为1919年5月4日，她还在安徽省安庆附小教书，这年秋天才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因此，她在世之时，始终拒称“五四硕果仅存的一人”等称号。但她承认自己与五四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她接受了五四的理性主义影响。

来到北京上学时的苏雪林当时22岁，她曾经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到北京的那一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未久，我们在讲堂上虽还是说文的研究，唐诗的格律，而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①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中，苏雪林也像那时大多数热血青年学生一样，吸收着新思想，新观念，从宣扬新文化运动的报纸、杂志和各种小册子中，吸取精神养料，感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②

谈到五四对自己的影响，她说：“五四运动影响我的思想非常巨大，这在《棘心》里已屡有提及。五四运动给新文学带来催生的鲜活力，一是以科学的、理性的眼光估量一切，而决定取舍，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现，亦即人人有自主抉择的权利。……五四以前，对‘我’的认识不明确；五四后，对‘我’有深刻的了解，认为‘我’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与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和命运。”^③苏雪林曾说：“我们那时把康德所谈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最高点，无论什么问题都要拿来放在理性的权衡上称量一下。”^④

她后来等不到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就决定赴法国留学；苏雪有自己的道理和想法：

我是受过五四时代理性主义熏陶的人，凡事都要讲个理性。……我并不患受虐狂，当然也不爱受辱，不过当时敢向太岁头上动土，原也抱定了为正义真理牺牲的决心。……

我们都是旧社会出来的人，深受旧社会压迫的痛苦，我们也都是被传统思想束

^① 苏雪林：《我的生活》，沈晖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② 苏雪林：《我的生活》，沈晖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③ 苏雪林：《我的生活》，沈晖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④ 苏雪林：《论五四》，《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缚过的人，深知传统思想妨碍进步之大，……我们那时所有的信仰也完全破产，但我们心窝里却供奉着一尊尊严无比仪态万方的神明——理性。青年人的热心和向往新世界的精神是可贵的，但必须有“明智”的指导。^①

而众人皆知的苏雪林之所以坚决反共，原因之一便是她认为共产党不讲理性：在共产主义的字典里，不容许有“明智”这个字眼的存在。他们不许人民思考问题的自由，更不许人民有权衡利弊，判断是非的头脑。^②

可以说，她是接受五四的影响而产生崇尚理性的思想，并把“理性主义”作为其立身行事的原则的。

（二）情感偏执

1. 反鲁思想

尽管她主张理性主义，但是苏雪林对鲁迅的态度却值得我们深思。苏雪林一开始对鲁迅很敬仰，而她在鲁迅死后就开始了骂鲁，几乎没有学术上的分析，除了人格诬蔑就是乱扣帽子。苏雪林于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虽然鲁迅没有教过苏雪林，但她早就知道鲁迅的名声，喜爱他的不少作品。1934年11月5日，她在《国文周报》发表了《〈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一文，对鲁迅一个公正的评价：“谁都知道鲁迅是新文学界的老资格，过去十年曾执过文坛牛耳……”“鲁迅的小说创作并不多，《呐喊》和《彷徨》是他五四时代到于今的收获。两本，仅仅的两本，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鲁迅是中国最早的乡土文艺家，而且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其技巧之超卓，真还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颠’了。”^③

然而，在鲁迅1936年10月19日逝世之后，苏雪林的行为却来了一个大转变。苏雪林在这年11月12日（鲁迅逝世后不足一月），写了一封《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在这封信里，她列举鲁迅的罪状有三条：“一曰病态之心理，将与青年心理发生不良之影响也”；“二曰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④

几天之后，苏雪林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与胡适之先生论当前文化动态》的长信，

^①苏雪林：《我的生活》，沈晖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页。

^②苏雪林：《我的生活》，沈晖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③苏雪林：《〈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文周报》，1934年第44期。

^④苏雪林：《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胡适书信全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



在给胡适的这封信中，苏雪林也有很多极为偏激的言词：“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但他的党羽和左派文人竟将他夸张成为空前绝后的圣人，好像孔子、释迦、基督都比他不上。”所以胡适看了这封信后，虽然在回信中表示他“很同情”苏雪林对鲁迅的“愤慨”，但对苏雪林偏激辱骂的语言，提出了批评：“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下半句尤不成话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①

此后，苏雪林又写下了《理水与出关》、《论鲁迅的杂感文》、《富贵神仙》、《论偶像》、《论是非》等一系列污蔑鲁迅的文章，60年代，从海外到台湾定居后，又曾写了一篇几万字的《鲁迅传论》，并与以前的反鲁文章一起收集在《我论鲁迅》一书中。最后一次写反鲁文章是她在1988年写了《大陆刮起反鲁风》一文，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苏雪林的反鲁观点几乎都是对鲁迅的人格疯狂攻击和行为无理歪曲，举一段话来说明：“叫我来评判鲁迅，很简单，三段话便可概括：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更以一言概括之，是个连起码的‘人’的资格都够不着的角色。”^②

2. 反鲁的原因

关于苏雪林为什么骂鲁迅，而且骂得这么刻薄、蛮横和长久。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政治立场和忠君思想，而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她性格偏执及文化观、价值观的原因。

1928年，苏雪林留学归来后，在北新书局出版过几本书。有一天，北新书局老板请客，苏雪林也被邀请，这是苏雪林第一次和鲁迅见面。这件事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午得小峰柬，招饮于悦宾楼，同席矛尘、钦文、苏梅、达夫、映霞、玉堂及其夫人及侄，小峰及其夫人并侄等。”而苏雪林在《我论鲁迅》这本书的自序中是这样写道：“那一天，我和我的文学大师第一次见面，所以印象至今尚清楚地留于脑海……鲁迅对我神情傲慢，我们同他打招呼，他要理不理的，说话总是在骂人。”“我也仅对他点了一下头，并未说一句话。鲁迅之所以恨我的缘故，我知道……我曾在《现代评论》发表过文章，又与袁昌英等友好。鲁迅因陈源写给徐志摩一封

^①胡适：《致苏雪林》，沈晖：《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②苏雪林：《我论鲁迅·自序》，文星书店1967年出版，第2页。



信，恨陈源连带恨《现代评论》，恨《现代评论》连带恨在现代评论上写文章的我，遂有那天的局面出现。”^①

苏雪林和鲁迅的一次很鲜明的观点冲突发生在北京女师大刘和珍的事件上，鲁迅支持学生运动批判杨荫榆的立场，对他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在此事件中的牺牲极为悲痛，并撰文对当局进行讨伐；而从苏雪林的自传中，可以看出她对杨荫榆是非常尊敬和同情的。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倾向，但在苏雪林这样认为，“鲁迅如此反应在于他因这事丢官去职而心存不满”^②。

后来，她把鲁迅与陈源、徐志摩等人之间的论争、矛盾都归结为是鲁迅的错，认为鲁迅是个心胸狭小、不能容人的人，当鲁迅曾撰文挖苦苏雪林心目中的大师和崇敬的偶像——胡适的时候，苏雪林更不能忍受了，简直是怒不可遏，她认为鲁迅已经不可理喻，她要奋起还击了，我们可以看到，苏雪林的《我论鲁迅》一书对鲁迅的批判主要是针对鲁迅的人格，一提到鲁迅的人格，她就表示出令人费解的偏执暴怒情绪。苏雪林对鲁迅的这种仇视，笔者从两方面作出分析：

一方面，是个性的原因。从苏雪林有关对于鲁迅的记述我们可以对其性格有所分析了解。当时在文坛小有才名的苏雪林在见到“青年导师”——鲁迅时应该是比较兴奋和激动的，潜意识里她自认为自己还是颇有才华的，是很有自信得到赞许的，但鲁迅对她的“冷淡”让她始料不及，很是失落和难受，想当然的把鲁迅对她的不热情认为是对她有意见，而且断言这是由于他们立场不一样就对她冷漠视之甚至是不屑一顾了，而“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不爱张扬的人，一向不喜出席一些集体活动，即使出席了也言语不多，大多只是静静地听。鲁迅没有想到，他的这种待人处事方式却无意中得罪了苏雪林，引起她强烈的心理反应和愤恨。倒是从此种分析中，我们对苏雪林那过度敏感、善于联想、极度自尊而自卑的性格心理可见一斑，也是她后来在种种因素地促成下那么激烈而无丝毫涵养地辱骂已过世的鲁迅的深层心理根源”。^③

“而鲁迅受尼采影响颇深，所以，他的言行体现出一种不息的强力意志，为了和黑暗社会彻底决裂，为了喊醒铁屋子里人，他掷出了匕首和投枪，尖刻、无情。连鲁迅自己也说他自己身上充满了鬼气和毒气，为了促成新生，他宁愿背上毁灭的恶名，他要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④而这是苏雪林无法理解的地方，由于苏雪林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和认同，当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具有几千年封建制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②苏雪林：《我论鲁迅》，文星书店1967年出版，第173页。

^③关佳燕：《对苏雪林反鲁的心理探索》，《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12卷第3期。

^④厉梅：《苏雪林的两种姿态》，《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度的中国传统社会看成是“吃人”的社会的时候，她愤愤不平，她认为是鲁迅的思想太阴暗，个性太卑劣，她看不到传统伦理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残害，没有意识到她母亲和大哥的死实际上是断送在封建旧制度的绳索下，更没有意识到她自己也被传统制度所束缚，埋葬了可能会拥有的幸福，并成为传统礼教的维护人，可以说，她的这种文化品格使她不能理解鲁迅的思想和个性，更不可能懂得鲁迅思想的价值和伟大，鲁迅是坚定反封建礼教的前沿战士，他为了揭露封建伦理残害压抑人性的一面，不惜用辛辣的笔调无情的嘲弄，从而把自己推上了反封建伦理大潮中，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伟大舵手，苏雪林对传统礼教的认可也必然导致她对鲁迅的愤恨。

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原因。有人认为：“苏雪林的骂鲁迅，出于文学的考虑要少，出于政治的考虑却是最主要的。”“从一开始，她对鲁迅的攻击就是缺乏理性与科学精神的，不过起点确实很高，她是从‘党国’的利益来确定她的反鲁立场的；去了台湾以后，她对鲁迅仿佛心有余悸，过分夸大了鲁迅对她的‘党国’的危害，比三十年代更蛮横地攻击鲁迅，甚至不惜以谣言为武器”。^①还有人说：“苏雪林的诽谤和攻击鲁迅，只能说明她自己把文学引入了政治的歧途，从她反共仇共的政治需要出发，远离鲁迅自身及作品，任意糟蹋，诽谤鲁迅，攻击鲁迅……”^②

苏雪林因为受到祖父忠君思想的影响，也是个君臣思想很重的人，这可从她对蒋介石的拥护上看得出来。苏雪林对蒋介石的拥护始于北伐时期，北伐的成功使她认定蒋是“国父以后第一人，国父革命事业要依恃他始能完成，中国和中华民族要依靠他始能得救”。^③

苏雪林拥护蒋介石的统治和各种政策，并替他在学生中做了不少宣传工作。1931年9月18日后，抗日浪潮在全国日益高涨，学生们也纷纷奔出校门，以各种活动促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抗日。蒋介石提出“读书救国”的口号，要学生们安心读书，不问政治，苏雪林当时在武汉大学当教授，她还专门写了《读书救国》一文，一有机会便向学生宣讲。

1936年，武昌天主教会办的《益华报》为庆祝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向苏雪林约稿，她写了篇《圣诞前夜三部梦曲》，文中这样写道：

在毒龙恣意肆虐中，在无可收拾的残局中，我眼前忽然一亮。我分明看见一位天神，身披云彩，头戴红圈，脸如朝日，两尺有力的脚踏在地上好像两根火柱，英式之概不可模拟。他手执一根长矛，招呼子遗人民与毒龙战斗，他怒讯之声，有

^①房向东：《鲁迅：最受谩骂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②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北京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③上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如睡醒的狮子，……^①

这篇散文后来更名为《屠龙》，收入由商务印书馆 1941 年 11 月出版的散文集中，集名即叫《屠龙集》。苏雪林曾在前言里说：“《屠龙》文中领导古国复兴的英雄，我本来指一个人”。后来她明确说，那天神指的正是蒋介石。

抗战期间，在武汉大学任教的苏雪林常常与她的同事、学生“争得脸红耳赤，不欢而散”，^②原因是她觉得那些人中了左派“毁谤”蒋介石的毒；并写了一篇名叫《记战时一段可笑的幻想》的散文，文中把蒋介石幻想成百战百胜的统帅。

1975 年 4 月 6 日那天，苏雪林去教堂，遇着台湾成功大学的一位同事，那同事告知她蒋氏去世了。苏雪林听了这话险些跌倒甚至悲伤恸哭。^③可以看出，蒋介石在她的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苏雪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对于鲁迅的见解，没有经过慎重的分析，也未经过冷静清晰的思考，而只是意气行事，一味谩骂，与她信仰的“理性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我们能看到苏雪林的“反鲁”，态度是完全极端的，王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说：“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极直接而又激烈，同时也显示着她的一种真诚。显而易见，她的这些观点也正是不少同类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过她更真诚些，…从另一个角度讲对鲁迅研究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时至今日，她提出的问题还是鲁迅研究者所需要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证明。”^④可以说，王富仁先生对苏雪林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笔者认为，对于苏雪林的反鲁，除了前人从政治立场角度所作出的分析，还有几位同仁从心理角度作出的探讨，使我们深受启发，应尽可能的挖掘史料，给予苏雪林的“反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①苏雪林：《屠龙》，《屠龙集》，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第 47 页。

^②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 年第 4 期。

^③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 年第 4 期。

^④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6 页。



五、女性情怀与尚武思想

(一) 渗透童心的女性情怀

五四时代“人的发现”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儿童的发现”，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又提出了“幼者弱者本位”^①的道德原则；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也大量撰文批判封建主义对儿童的精神虐杀，强调必须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新文学者们对童心美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以童心蕴含的不可抑制的生命力来召唤、展望民族的奋发。如鲁迅的《朝花夕拾》、郭沫若的《新月》等等都闪耀着童心的光彩，而这种对儿童世界的发现、重视，扫除了阻隔在青春女性与童真世界之间的文化障碍，使得她们能够无所顾忌地舒展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留恋童真世界、关怀儿童内心的愿望。^②

苏雪林也喜欢以童心表现成年女性的情感世界，苏雪林自己说：“绿漪的散文集有《绿天》，在冰心、庐隐两位女作家之外特具一格。她以永久的童心观察世界，花鸟虫鱼，无不蕴有性灵与作者的潜通、对话……”^③不同于冰心用天真豪爽的童心作为女性情怀的点缀，苏雪林的童心和女性情怀是水乳交融、难以分割的。

苏雪林的不少散文用美妙的文笔，表现着童心与童趣。这首先体现在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在散文《故乡的新年》中，作者忆写了自己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做麦芽糖、过年穿新衣、缠着长辈讨“压岁钱”、扎彩灯、玩龙灯、看元宵灯会，这些童年的玩闹，在作者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与温馨的回忆。《童年琐忆》叙写了童年时在自己的小天地内，自由自在，其乐融融，“儿时酷爱画马，以至于当我替祖母捶背或捶膝时，竟会在她身上画起马来。”^④这些有趣的童年生活片断表现出儿童活泼的天性。《我的学生时代》中的“我”在家里沉迷于各类小说书中，为书里的人物欢欣或悲伤；在学校里课堂上更有超越他人的愿望，能回答老师的问题成了他们很大的快乐，这些都表现了童年的纯真与乐趣。

另外，拟物化的叙述方式也表现了苏雪林的一派童心，“有时这只猫端端正正的

^①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②谈凤霞：《论五四文坛的“童心崇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③苏雪林：《几位女作家的作品》，《苏雪林文集》（第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④苏雪林：《童年琐忆》，《苏雪林文集》（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坐在屋里，研究他的体育学，这只猫悄悄地——那样悄悄地，真像猫去捉鼠时行路——一走进来，在他头上轻轻的打一下，或者抢过他的书，将他阖起来，迷乱了他正翻着的页数，转身就跑，那只猫起身飞也似地赶上去，一把将她捉回，按住，要打，要呵痒，这只猫，只格格地笑，好容易喘过气来，央求道：“好人我不敢了！”^①

苏雪林用童真之心为我们展现了美的境界。女性作家特别喜欢表现童真，除了现实的不如意使她们到童真中寻求理想与慰藉外，那阴柔的形态，也适应她们的审美心理结构。^②

（二）尚武思想之表现

我们说，文如其人。苏雪林的早期散文表现了她女性柔的一方面，那么，随着社会时代的发展，随着作家与现实生活的进一步贴近和阅历的丰富，她的思想也在逐渐发生变化，苏雪林和许多著名作家一样，在国外留学时，怀着思乡和爱国之情，对中国传统文化异常怀念和赞同，而一旦回到祖国，和国外优越文明的环境两相对照，便发现中国的种种落后和黑暗，不免对中国的制度进行反思、对各种不文明的现象进行批判。苏雪林在海船上，由看到中国老少，“都有一个弓式的肩背”，联想到这种弓背是“五千年文明的重担”压迫所致，传统文化的负累，叫“我们的肩背，怎样能不弯曲呵！”^③由于社会环境和作者观念的变化，与前期小说相比，其表现内容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创作了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

到了三四十年代，她更加关注时事，在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面前，一部分人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苏雪林奋笔疾书，撰写了一本 20 多万字传记文学即《南明忠烈传》。她仅用 5 个月时间完成此书，她在该书序言中说：“南明诸人处境之窘，或更甚于今日我们所遭遇，而含辛茹苦，终无怨言，竭忠尽智，惟期话国，则亦可以激励我们的志气，振奋我们的精神，牺牲小我，共挽狂澜，以期最后胜利之到来。”^④而且，她还写信鼓励甥侄从军抗日，并毅然捐五十余两金条支持前线将士抗战。她叮嘱在抗战前线的甥儿：“你须将爱国思想灌输到他们的脑子里去，训练他们个个成为英勇的战士。恢复失土，杀尽敌人的神圣责任搁在你们这群可爱青年肩膀上。你必须始终如一地向前奔去，上慰领袖谋国的忠贞，中慰父老慎重的付托，

^①苏雪林：《猫》，《绿天》，上海北新书局 1933 年版，第 36 页。

^②谈凤霞：《论五四文坛的“童心崇拜”》，《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③苏雪林：《在海船上》，《苏雪林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4 页。

^④苏雪林：《南明忠烈传·前言》，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9 年版，第 2 页。



下慰我与您以亲热切的希望。”^①

同时她还写了不少鼓励抗战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集在《屠龙集》中。《屠龙集》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揭露日本侵略者凶残暴行的，如《乐山惨炸身历记》、《敌兵暴行的小故事》等；二是弘扬中华民族的气节，歌颂中华儿女爱国情操的，如《寄华甥》、《奇迹》等；三是描写战乱时代知识分子风雨飘摇的生活与辛酸经历的，如《炼狱—教书匠的避难曲》、《雨天的一周》、《家》等。《屠龙集》中多处抒发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日本这次对华侵略，40岁以上的大学教授上阵冲锋的也很不少……若是环境不许我们再活下去，将孩子托给保育院让国家教养，先生拈起枪上前线，太太加入救护队，有什么大不了的事”。^②

她时刻关注战局的发展，如她在《家》中所言：“我们每人一天少不了一个家，但是我们莫忘记现在中国处的是什么时代。整个国土笼罩在火光里，浸演在血海里……我们应当将小己的家的观念束之高阁，而同心合意来抢救同胞大众的家要紧。这时代我们正用得着霍去病将军那句壮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③在《奇迹》里，她讴歌阵亡的抗战将士：“你们的英魂，安息在天土，你们的行传，铭刻在国民的记忆，你们的名字，长留青史，放射万丈的光芒。……我们全民族都激动起来了，怒吼起来了。我们忠勇的将士，足踏着白刃，冒着猛烈的炮火，争先恐后，与顽敌作殊死战，壮烈的战史一页一页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层出不穷的表现……我们更有血肉构成的堡垒，血肉构成的长城”。^④这些具有豪放大气的语言，与她早期散文中的阴柔之美，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苏雪林到了台湾后，曾在《风雨鸡鸣》与《眼泪的海》二书中总结自己的思想风格：“我的思想是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第一是反共信念的早定，第二是民族文化的爱护，第三是尚武精神的发扬，第四是伦理道德拥护的顽固。”^⑤可见，尚武精神是她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尚武思想形成之因

我们可以从生活经历、时代、个性三方面来探讨造成苏雪林的尚武思想的成因。

^①林海音：《五十两黄金 一块破抹布》，沈晖编：《绿天穹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②苏雪林：《屠龙集·寄华甥》，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97页。

^③苏雪林：《屠龙集·家》，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107页。

^④苏雪林：《屠龙集·奇迹》，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54页。

^⑤苏雪林：《风雨鸡鸣·自序》，源成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



1. 生活经历

苏雪林小时费了很多的坎坷求学，后来又远离家人出国留学，身体又不好，爱情又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这种种生活的苦难造就了她勇敢顽强的性格。可以说，她的一生总是伴随着与人的抗争或笔枪文战。

（1）与北大才子的笔墨战

她与人的第一次笔战是在 1921 年，当时国立北京高等女师国文系的学业期是三年，苏雪林只读了两年，就考取了吴稚晖、李石曾在法国里昂所创办的“中法海外学院”，决定去法国深造。苏雪林如果在女师读到毕业，回安徽本省，至少可任一个初级女子师范或女子中学的校长，但苏雪林不愿如此，很大一个原因，是她在《女子周刊》上很严厉地批评了谢国桢所撰写的《白话诗研究集》一书。不料因此却得罪了吹捧谢国桢的易家诚等人，于是，爆发了一场笔墨官司。他们先在《京报》上大骂苏雪林，又随后在 5 月 13 日的《京报》上又登载了一篇题为《呜呼苏梅》，用不堪人耳的话骂苏雪林。各界均对她同情而谴责易家诚，而那时报章杂志每日都有“苏梅”的名字出现，苏雪林很是烦恼，不自在，所以她下定决心出国。

这场笔墨官司在当时影响较大，以至十多年后还有人提起。苏雪林到北京女高师后，“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旧体诗文及其他著作，渊雅清逸，名满一时，后来因为批评一本某人的集子，同龙阳才子易家，就是去年因《闲话扬州》闹出笑话的易君左，在《晨报》上大打笔墨官司，易家词穷，在论题之外，发出许多怪话，取快口舌，于是惹动了胡适之诸人，见不平起而助女士，在报上大发启事，一场官司，就此了结。”^①这场风波使苏雪林深受打击。

（2）与柳亚子的笔墨战

1941 年，苏雪林写了一部《南明忠烈传》，《南明忠烈传》写了 400 多位为反清复明而艰苦奋斗的“忠臣义士”。前面已经提到，苏雪林写此书时，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阶段，她想以他们保卫国土，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来激发中华民族的抗战信心。

南明史学专家柳亚子看到《南明忠烈传》后，便于 1943 年 4 月写了一篇评论性文章《关于〈南明忠烈传〉》，全文对《南明忠烈传》没有一点肯定，柳亚子首先批评的是《南明忠烈传》的体例，他认为苏雪林对南明各帝王不用正统的称谓而采用清人的称法，对其年号不奉明朝如称弘光、隆武、永历，而以清朔是大谬不然甚

^①梦圆：《苏雪林的词藻》，《苏雪林文集》第 4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05 页。



至骂作者没有心肝。^①

对于柳亚子的斥责，苏雪林当时并未反驳。直至1969年元月，重印《南明忠烈传》时，苏雪林在书前又加了一个《自序》，借机驳斥。80年代她在一篇回忆抗战时期文学的文章里谈到《南明忠烈传》时曾说，当时“因抗战时期大后方参考资料缺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宣传并不如何满意”。^②

苏雪林与柳亚子之间的这场争论，虽然是属于学术上的争论，但其中也不乏意气行事、乱扣帽子乃至破口谩骂。^③柳亚子在《关于〈南明忠烈传〉》一文的最后也曾坦言道：“研究学术的文章，是应该平心静气商榷的。我这篇文字却有些谩骂，我也觉得似乎有过火的地方。”不过，他又说：“我想是谁先谩骂的呢？我也只是把谩骂来对付谩骂罢了。”^④

（3）与刘、寒二人的“文坛往事辨伪案”

1949年5月20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一个“戒严”令，这个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戒严”令，以其极大的破坏性，打乱了台湾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正常秩序。^⑤

所谓“文坛往事辨伪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这场“文坛往事辨伪案”，所谓“伪”，是指苏雪林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中宣扬自己“一贯反鲁”。在胡适去世后，悼念胡适的文章在台湾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像苏雪林这样将悼念与回忆文坛往事联系起来，毕竟很少，因而显得特别引人瞩目。^⑥因在“救国团”刊物《幼狮文艺》上发表《锦上添花》，而受到苏雪林痛斥的寒爵便很快写了《替苏雪林算一笔旧帐》进行反驳。

寒爵、刘心皇对苏雪林的《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驳后，苏雪林写了多达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机关，对寒爵加以诬告；有的投向教育机构和文化界朋友，当她得知刘心皇要把论战文章印为《文坛往事辨伪》一书发行时，到处找文艺界的同志力加劝阻，还上告警察部门，邀他们出面制止。刘依然我行我素，决定继续发行《文坛往事辨伪》一书，苏雪林又写作《裁诬和恳求严厉制裁》的信件，刘心皇忍无可忍，再自印一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多达322页，比上一本几乎厚2倍。

在将近两年的论争中，刘心皇为写论战文章和编印发行了两本批苏小册子，他

^①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②苏雪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台北文讯月刊杂志社1987年版，第68页。

^③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④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事》，《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⑤古远清：《文坛往事辨伪案》，《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第23页。

^⑥古远清：《文坛往事辨伪案》，《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第22页。



有关苏雪林文坛“说谎”的书简就多达9封。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上纲上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坛的自身地位，维护既得的利益，为的是自己能交全地度过“戒严”时期不被当作共党嫌疑分子抓进牢去。^①

可以说，苏雪林和这些人的笔墨缠打都在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是除了婚姻之外的深痛，这些都磨砺了她的个性，在时代的历练之下，则激成了苏雪林的尚武精神。

2. 时代

苏雪林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她的一生常和革命、战乱紧密相连，她曾把动荡不安、难以维持的生活比作“炼狱”，时代战乱使她常常处于忧心不安、担惊受怕之中。

1938年，战氛日益险恶，武汉大学不得不迁入四川省嘉定县，这年四月，苏雪林同武汉大学教职员一起入川，当时，同苏雪林一起来四川的除姐姐之外，还有侄儿侄女和侄女的小女孩，另外两个女仆，共七人，是个热闹的大家庭，他们在城西（陕西街让庐）较偏僻处找到一幢中式楼房。

1939年，乐山遭到敌人飞机轰炸，飞机投掷了无数个燃烧弹，全城繁华地带全部被焚毁，被炸死者四千多人，武大教职工被毁一十多家，教师死七人，学生死五人，苏雪林所住房屋全部焚毁，幸运的是全家事前逃出。那次敌机轰炸乐山的浩劫，使她亲眼目睹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地狱变相图”。后来找了房子在小丘上，有一次敌机投弹，姐妹俩几乎送命，幸亏被同事拉入防空洞才免于一死，他们出洞后，看见一颗子弹穿堂穿房穿箱而过，不禁后怕不已。

由于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战争与长年居无定所，她深知战争之害：盖战争之苦，非身历者不知，真正在战争漩涡里打滚的人，其用笔决不如用刀枪之便利，所以他们不能描写。^②到了台湾之后，她写了一系列描述战争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在《闲话战争》一书中。

可以说，战乱的时代对苏雪林的影响是巨大的，她深知时代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但苏雪林身受五四改革思潮的影响，认为只有勇敢奋斗才能生存。所以，时代动乱是形成她尚武思想的第二个原因。

^①古远清：《文坛往事辨伪案》，《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第23页。

^②苏雪林：《圣战》，《闲话战争》，文星书店1968年版，第34页。



3. 个性

苏雪林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机会而与家庭的两次抗争反映了她敢于抗争和不屈服的个性：

1914年，苏雪林大病初愈后，听说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招生的消息，她想去应试，但祖母极力反对，祖母认为进新式学堂念书，一定会学坏。于是，苏雪林开始同家里斗争，她说，这次为了争取上学，不是请求，简自是打仗。最后只有以死相威胁，她来到附近的松川，水深约丈许，她想，不自由，毋宁死。母亲怕她真的去死，便向祖母求情，苦苦哀求，祖母才勉强同意苏雪林与三妹一起赴省应试，一起都考上了，苏雪林终于斗争胜利。

在此学习期间，有一位信仰孔孟之道的陈慎登先生是他们的老师，同学们都深受这位老师的影响，这位先生在课堂上义愤填膺大骂陈独秀，说陈独秀祸国殃民，苏雪林非常爱戴这位老师，看到老师这么生气，也非常气愤，认为不仅要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而且顶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暗杀陈独秀，替中国除一大害。苏雪林在对陈独秀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听一面之辞就要致人于死，这可见她暴力、尚武的一面。

当时，苏雪林每门功课都是九十多分，总分第一名。另外还能写诗，画图画，被人们称为“才女”。“我的才名不仅享誉宣城，甚至传到京沪，寓居两处的皖人提到“苏小梅”，无人不知。后来却遇到一个学敌，……她一进来便宣言一定把第一名攘夺归己。我开始时还是漠然不以为意，无奈听见那学敌的宣言有点不服气，便也着急起来以至用功过度，患上神经衰弱病，考试时反多所遗忘，成绩大不如前，仅以数分之差，战胜了学敌。此病数年始愈。……后来那个学敌固视我如寇仇，从不与我交一言，我对她亦如此。同班仅十余人竟分为两党，终日明争暗斗，不肯相下，终于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激起一场大风潮，那学敌被记大过一次，我也葫芦提地记小过一次，学潮虽云平息，冤仇却愈结愈深。”^①

1919年，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登报招插班生，苏雪林又想去赶考，但考前必须通过家庭这一关。“这一仗打得比投考安徽省立第一女师时还要激烈百倍”。^②祖母当时断然拒绝的原因有二：一是苏雪林教小学每月薪金有二十块银元，可以贴补家用。二是苏雪林定婚的张家要求成婚。这次，苏雪林心中焦急，竟急出一场大病，颈部淋巴腺结核忽然大发，颈子肿胀得几乎与肩平，无法吃饭睡觉。这次大病，使祖母不敢再向她逼婚，而且还让她到了北京。

苏雪林曾在吴稚晖八十诞辰之际写了她对留法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的忏悔。

^①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②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1921年，苏雪林与同学105人，由吴稚晖先生领导一起乘船到达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学院学习。吴稚晖先生是民国资深人物，革命前辈，但他平易近人，不怕吃苦，所有重活都是他亲自动手，还与学生一同吃睡，穿着也俭朴，以至于法国方面的负责人几乎将他当成仆人，而且吴幽默博学，一有机会就给学生讲各科知识。但苏雪林与一些自费的同学想争取好的生活待遇，他们就以吴稚晖在经济生活上给予不公平的待遇而进行责难，写文章攻击吴，其中有一篇是《开厅审判吴稚晖——十八宿闹天宫》，这次闹学潮签名者一共有一十八人。尽管吴稚晖一直为他们操心费力，但还是被驱离了学校。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误会，因为私费留学是在国内就说好了的，这实属学生的无理取闹，在这一事件中，苏雪林也参与其中。苏雪林在自传中进行了反思：“我们竟以自己一念之私当作热烈悲壮争公理的举动自鸣得意。我那时只觉得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有理，并不以自己食言背信为耻。当时不肯签名闹事者，则视之异类，为寇仇，不以人齿。这才知青年的正义感和奋斗的热忱是可以误用的，自由权利滥用，也是非常危险的。”^①

由于《棘心》有相当大的自传成分，人们就将此书作为《苏雪林自传》之外的另一部回忆录看待，因此，醒秋的个性是作者的影子也是差不离的。在《棘心》这部自传体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

醒秋虽生于中国中部，却富于燕赵之士慷慨悲歌的气质，虽是个女子，血管中却含有野蛮时代男人的血液。她爱宇宙间一切的壮美：爱由高山之巅看漫漫四合的云海，大海上看赤如火焰的落日，绝壁间银河倒泻般的飞泉，黑夜里千山皆红的野烧；她爱听雷霆声，大风撼林木声，钱塘八月潮声，铙吹声，金戈铁马相击声。^②

在少年时代，苏雪林早已流露出女性少有的英雄气概，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无理的“二十一条”，妄图侵吞中国，消息传来，国人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怒，苏雪林也一样，她身穿戎装，手持宝剑留影，并写诗一首：

也能慷慨请长缨，巾帼谁云负此身。

摩挲宝刀光照胆，要披巨浪斩妖鲸。^③

因此，苏雪林在个性上的富于男子性情、坚强、无畏、英雄气概都是形成她尚武思想的内在导因。

^①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② 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③ 苏雪林：《灯前诗草》，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2年版，第24页。..



结 语

苏雪林作为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坛的女作家，和同时期的大多数女作家一样，深受着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染，又接受了五四时代崇尚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潮的洗礼，形成矛盾的思想。有评论家说，在五四高潮中，苏雪林“最多不过是个对新思潮有兴趣的旁观者，既没有如冰心一般每天抱着大扑盖走上天安门广场为学运募捐，也不像同班同学庐隐似的‘一面试行写作新文艺，一面参加当时的种种社会运动，每天忙进忙出，粟六不停’”^①，在那个激荡人心的时代，是很难成为一个彻底的旁观者的，从她为了争取受教育的权力而勇于抗争，并曾试图解除婚约，但后来又屈服于家庭所定的婚约的表现可以看出，矛盾是她思想的真实反映，并影响着她的生活方式及人生观。但是，苏雪林特殊的个性与行事作风，也使她呈现出有别于其它女作家的另类姿态：在婚姻选择上，她回归了传统，宁愿投入一分无爱的婚姻和生活，和“五四精神”背道而驰；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偏激的性格，使她一生成为“反鲁”斗士；她崇尚天主教博爱宽厚的精神，但她却常常表现出一种对人对事的攻击和刻薄。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除了时代和个性的原因，苏雪林由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而表现出对传统儒学伦理价值的认同，形成她在五四时期中有别于其他作家的文化品格。

传统文化也有可取的价值，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有偏激的地方，他们为了扫除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的思想，不惜把传统文化的价值统统抹煞，一棍子打倒。苏雪林认同“王国维先生之投昆明湖，与其说他殉清，不如说他殉中国旧文化。”^②国学大师陈寅恪说过“凡一种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③苏雪林从这些大师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找到了安慰，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想法，她和他们在文化品格上有相似之处，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苏雪林的文化取舍和价值判断，代表了当时新旧交替时代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态度，成为文化转型期的一个典型。^④

儒学伦理是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当苏雪林以母爱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仁爱”观念落实到宗法社会中时，就演变为“孝心”和对血缘尊长的绝对服从，苏雪林的忧患意识与经世精神，在宗法社会中，它又具有家与国相连，爱国与忠君的特点，

^①傅瑛：《谈苏雪林散文之局限性》，《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

^②苏雪林：《林琴南先生》，《苏雪林文集》（第2卷），第315页。

^③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7页。

^④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道德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



这在她身上就表现为绝对对国民党的忠诚和反鲁行为。所以，她种种的矛盾看似不可调和，却都最终化解在她对传统文化的固守中，这也为她的另类姿态找到了合理的注脚。

纵观苏雪林的一生，我们能看到，她的气质具有“勇”的特点，首先来看苏雪林的治学之路，早期的著作《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废寝忘食，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关于她穷尽一生之力完成的屈赋研究，到了耄耋之年，还孜孜不倦，写成屈赋研究系列著作《屈原与九歌》、《楚骚新话》、《屈赋论丛》。虽然生前已知别人不赞同她的屈赋研究，苏雪林仍决意要在有生之年将之印出。而苏雪林地坚持大半生的“反鲁”事业，在我们看来偏执可叹，不可理喻，但也不免为她这种认准了坚定的走下去，超拔于常人的勇气而叹服。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她一直是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在文学园地上勤奋耕耘，是什么力量促使她有这种非凡创造力呢？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文艺之神，拨醒我心灵创作之火，我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作家必如此，才算艺术忠臣”。^①苏雪林自1925年自法国归来，就一直在多所高等学府任职，传道受惑，同时进行创作、教学、研究，集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苏雪林在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的是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50部著作、两千万字的心血结晶。为此，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曾咱爱1993年4月，向她颁发了资深敬慰奖。

102年的漫漫人生，大部分时间过着孤独单身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她一生的无奈和遗憾，那么，她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这一生的呢？结论是“缺陷美”。她在《浮生九四》中坦言：“《灯前诗草》有民国十四年自法国将返国时所做集龚诗，其中有‘梅痕竹影商量遍，至竟虫鱼了一生’，及‘百事都从缺陷好，只容心里贮依春。’诸句，那时我已知自己的身世是个缺陷的身世，但这缺陷也未尝不美”。^②从这里可以看出，苏雪林认为事业和爱情不可同时得到，但和她同时代二者兼得的女作家也不少，如凌叔华、袁昌英，还有冰心等，苏雪林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安慰，这种无爱婚姻的维持以及晚年的孤独，也反映了对传统道德的坚守所承受的痛苦，和只好在事业上忘却孤独的无奈。

身为知识分子的苏雪林，不仅留下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她在文学、时代、历史上的思考角度与见解，以及她的成长历程所反映女性角色的典型、转化及冲突面，反观我们今天享有如此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她曾遭遇到的困境和她沧桑的人生历程，有许多令我们省思与领悟的地方。

^①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②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参考资料

资料类

- [1] 杨义：《杨义文存》，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2]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3]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4]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5] 沈晖编选：《绿天雪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 [6]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 [7] 沈晖编：《苏雪林文集》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版。
- [8] 张昌华选编：《苏雪林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年版。
- [9] 柳珊编选：《苏雪林小说·蝉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 [10] 于青选编：《花都漫拾》，北京群众出版社 1999 年版。
- [11] 刘纳编选：《苏雪林代表作》，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 [12] 蔡清富编：《苏雪林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 [13] 苏雪林：《心灵踱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14] 苏雪林：《我们的八十年》，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 1991 年版。
- [15] 苏雪林：《抗战时期文学回忆录》，台北文讯月刊杂志社 1987 年版。
- [16]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17] 苏雪林：《坞那罗的眼睛》，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
- [18] 苏雪林：《屠龙集》，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
- [19] 苏雪林：《南明忠烈传》，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1941 年版。
- [20] 苏雪林：《青鸟集》《蠢鱼集》，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
- [21] 苏雪林：《辽金元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 [22] 苏雪林：《蠢鱼生活》，上海真美善书店 1929 年版。
- [23] 苏雪林：《浮生九四一雪林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 1991 年版。
- [24] 苏雪林：《灯前诗草》，台北黎明文化公司 1982 年版。
- [25] 贾植芳、范伯群、曾华鹏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著作类

- [26] 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 [27] 李欧梵著：《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28] 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 [29] 阿英编校：《现代十六家小品》，上海光明书局 1935 年版。
- [30] 黄人影编：《当代中国女作家论》，上海光华书局 1933 年版。
- [31] 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 [32] 白薇：《对苦难的精神超越——现代作家笔下女性世界的女性主义解读》，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
- [33] 张衍芸：《春花秋叶——中国五四女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34] 余树森：《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35] 秦家鼓、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0 年版。
- [36] 王本朝：《20 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37] 胡绍华：《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38] 古继堂：《台湾文学的母体依恋》，九州出版社 2002 年版。
- [39] 王宗法：《台湾文学观察》，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
- [40] 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
- [41] 马蹄疾：《鲁迅生活中的女性》，知识出版社，1996 年版。
- [42] 李新灿：《女性主义观下的他者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01 年版。
- [43]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44] 《庆祝苏雪林教授九秩晋五华诞学术研讨会论文暨诗文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91 年。
- [45] 杜英贤主编：《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卷），台北亚太综合研究院 2000 年版。

论文类

- [46] 李玲：《“五四”女性文学中的童心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 1 月第 22 卷第 1 期。
- [47] 刘平：《背反中的抗争和顺从——苏雪林早期散文的女性主义阅读》，《许昌师专学报》第 19 卷第 3 期。
- [48] 孟丹青：《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江苏社会科学》1999 年第 5 期。



- [49] 王海燕:《隽语·雅趣·真意—论苏雪林散文审美的三个层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6月第19卷第3期。
- [50] 沈晖:《跨文化研究的宏篇巨构—论苏雪林教授的“屈赋新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7月,第23卷第4期。
- [51] 疏恒:《礼赞生命:苏雪林散文的精神内核》,《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第19卷第2期。
- [52] 吴家荣:《论苏雪林的文艺思想》,《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7月第19卷第4期。
- [53] 尉天骄:《论苏雪林散文中的民族文化情感》,《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月第2卷第1期。
- [54] 维保:《论苏雪林小说创作的伦理意识》,《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6卷第3期。
- [55] 丁增武:《美的收获—苏雪林早期散文创作和美文运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2月。
- [56] 徐岱:《民国往事:论五四女性小说四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 [57] 朱双一:《苏雪林小说的保守主义倾向》,《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
- [58] 金洁:《踟躅于“叛道”与“守道”之间—试论二三十年代闺阁文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2月第6卷第1期。
- [59] 邓海:《新文学研究的先行者—苏雪林—苏雪林研究之一》,《新乡师范学报》2001年第6期。
- [60] 马森:《论苏雪林教授(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百家春秋》2000年2期。
- [61] 潘颂德:《苏雪林—卓有建树的新诗批评家》,《华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 [62] 张唐:《读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西北成人教育学报》1999年第9期。
- [63] 黄忠来、杨迎平:《背负旧传统的“五四人”—苏雪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4期。
- [64] 吴雅文:《旧社会中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内在的超越与困境—以〈棘心〉和〈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做主题分析》,《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冬之卷。
- [65] 杨剑龙:《基督教文化的皈依儒家文化的回归》,《嘉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 [66] 陈荣梯:《探望苏雪林》,《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4期。



- [67] 张昌华:《人瑞苏雪林》,《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
- [68] 傅宁军:《台湾女作家苏雪林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 [69] 沈晖:《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寻根》2000年第6期。
- [70] 陆发春:《文史考辨与史实求真-以苏雪林与胡适交往二则史实考证为例》,《安徽史学》2003年第6期。
- [71] 古远清:《发生在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坛往事辨伪案”一重评苏雪林与刘心皇、寒爵“交恶事件”》,《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
- [72] 王培首:《苏雪林是谁?》,《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3期。
- [73] 石楠:《安徽“刁女”苏雪林与潘玉良》,《江淮文史》1999年第1期。
- [74] 傅瑛:《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扉几万重一论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见《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 [75] 崔培莲:《疑眸中,意趣一飞扬闲适间,心志明朗一读苏雪林(溪水)》,《山西教育》2002年第14期。
- [76] 陈友冰:《断代诗史研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一浅论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江淮论坛》2000年第2期。
- [77] 唐亦男:《非常“另类”苏雪林〈日记卷〉》,《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 [78] 王一心:《女作家苏雪林其人其文》,《民国春秋》1999年第4期。
- [79] 王蓓萍:《翩翩起舞的银翅蝴蝶一一浅谈苏雪林散文集(绿天)的创作特色》,《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 [80] 张徽:《浅议苏雪林的古典文学研究》,《安徽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 [81] 舒晓锋:《浅谈苏雪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6期。
- [82] 杨敬远:《让庐旧事一记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3期。
- [83] 毛庆:《试论屈赋之域外文化背景一从苏雪林先生的楚辞研究说起》,《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 [84] 傅宁军:《苏雪林: 伴随母亲到永远》,《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 [85] 韩墓:《五四时期女性小说的性别认同及其局限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 [86] 朱洁:《新文学初期女性作家创作散论》,《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期。



- [87] 许正林：《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 [88] 吴珊珊：《苏雪林之尚武思想》，<http://www.ncku.edu.tw>。
- [89] 肖承罡：《论梁启超的文化品格》，《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 [90] 王坤：《中间阶层的文化品格及社会功能》，《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期刊、报纸

《晨报》、《晨报副镌》、《新月》、《国闻周报》、《东方杂志》、《新青年》、《武汉文艺》《现代》、《现代评论》、《大公报》